
論靜靜的頓河

著拉賓爾謝·蘇

譯路蔣

1

社版出山河

I

論靜靜的頓河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1943.2・初版

(1—3000)

原 著：蘇・謝爾賓拉

譯 者：蔣 路

發行人：徐 亞 夫

出版者：河山出版社

桂林榕城路85號

呼蘭河傳

蕭紅著

本書是作者續「生死場」後之最後遺著，內容爲敘述一個古老的小城的傳記，也是我們這多難的國家中無數落後的城市的縮影。作者以她特具的深刻與熱愛描述了成長在閉塞落後的土地上人民的生活，這兒有封建勢力可怕的遺毒，也有大自然的美好的景色和鮮明的新生。

河山出版社

青年自學入門

高風編
定價十一元

泥淖上的烈焰

定價七元

波蘭：瓦西柳斯卡著 蘇橋譯

這是一本揭露波蘭地主統治者陰謀的寫實作品，它指出了兩股對立的力量之不可調和性，作者不僅將統治者的卑劣狠毒的一舉一動描寫盡致，並且生動地刻劃出在覺醒中的廣大農民羣衆的反抗，像燎原的火焰，是有力的，難以制止的。

建文書店

桂林榕城路35號

到當地的時候：小鄉「龍橋山」的主人公們令人驚嘆，他們不遺餘力地爭取品中的入勝，
蘇聯詩人高里·麥斯夫所說：「我會時時結束，不會離開我的蘇聯西歐的命運，苦命！」

我們且來讀讀本書的結局吧：

「早春時光，當雪已經化掉和在冬天被壓倒的草枯乾了的時候，草原上開始有了春天的野火。
被風吹着的火流，貪婪地嚼着乾燥的野麥子，在塔塔爾尼克草的高壟上越過，沿着黑色的黑
草草頂子滑過，又向下面捲去……以後草原上長久地蒸發着被太陽晒和乾裂的土地的苦焦味。四
周嫩草很快活地發着綠色，無數的雲雀在它的上面的蔚藍的天空上鳴叫，飛過去的雁羣在草地上
徘徊，來過夏天的野雁築着窩巢。但是在野火經過的地方，僵死的，焦黑的土地，不祥地發着黑
鳥不敢在它上面搭窩，野獸也繞過它去，祇有迅速的，盤旋着的風從它的上面吹過去，把灰色
的焦灰和苦味的暗塵吹到遠方去。」

「高里高里的生命和被野火燒過的草原一樣，開始發黑了」——這書裏的結句，
作者就這樣把自己的主人公的一生做了總結。當你合上書本時，會有一種沉重的意識：這個
悲慘的人的命運也許可能是另一樣的——光明的和有益的吧。但這第一種感情很快就被另外一種

層代替了——這就是構成米海依勒·蕭洛霍夫的長篇小說「靜靜的頓河」的感動力的、新的生活確信的愉快情緒。

在我們面前展開著一首真正的史詩，它以自己的生活真理，以藝術表現的力量，感動著我們。而蘇聯人民也就論功行賞地評價了自己作家的作品。在藝術散文的領域中獲得頭等史太林獎金的操作，便是蕭洛霍夫的小說「靜靜的頓河」。

小說的第一部出版於一九二八年，第四部在前年初纔完成。無疑地，「靜靜的頓河」的完成，乃是近來我們文學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蘇維埃文學的最重要與最富天才的作品之一，已經創製出來了。蕭洛霍夫從事寫作自己的小說，達十餘年之久。在這時期之內，幾百萬讀者都留心地注視着他的主人公們的命運。而且，讀者對他們感到親切，熱愛他們中的許多人。讀者跟「靜靜的頓河」的主人公們一道，登上了頓河草原的山邱，住過了哥薩克的宅院，又躊躇地停在冗長的草原大道的交叉點上，沉思着，這些交叉點便是使騎士們和步行者們感到爲難的。誰不會用心想過葛利高里·麥列霍夫的漂泊生活會如何結束，不會體驗娜塔莉亞和娜京西妮亞的苦命呢！

藝術描寫的最高表現就是它跟生活的完全結合。在這方面講，蕭洛霍夫已經達到了每個作家所應當夢想的境地：小說「靜靜的頓河」的主人公們令人感到，他們不像是文學作品中的人物，

而像是生氣勃勃的，老早就熟識了的人們，這就使你不能不小心翼翼地注視着他們命運中的每一事件，與他們同悲痛，共歡樂。蕭洛霍夫筆下的人物是鮮明的和各具特色的：「他的人物——緩拉菲莫維支在「真理報」上寫道：「不是被描寫出來，不是被刻劃出來的，這個——不是紙上的東西，而是神氣活現的，有聲有色的人羣，每個人有自己的鼻子，有自己的皺紋，有自己的在眼角內炯炯發光的眼睛，有自己的語聲。每個人全是依照自己的姿態走着路，擡着頭。每人都有自己的笑法，每人都按其特有的方式表示憎惡。愛的燃燒及其慘局，也是各人不同的。」主部。然

「正是這種才能賦與每個人物以特殊的特點，創造出毫不類同的臉譜，毫不類同的人的內心機構來——這種偉大的才能立刻就使得蕭洛霍夫出人頭地，而成為衆目所矚的人物了。正如他的善於非常凸出地顯示個人一樣，他也善於集中地和緊縮地顯出整個人羣與人的階層」。

「靜靜的頓河」的人物的繁多與各個人的差異，却並未招致人和事的混淆不清。蕭洛霍夫在各種關係與矛盾的全部複雜性中來建立自己的主人公們的生活。因此，他們的生活被表現得很完全，就像一個統一的，異常各色各樣和被完成了的世界那樣。這里，現實主義的力量就在於：蕭洛霍夫描寫着極其紛雜與多樣性的世界，描寫着人們的命運，但始終不會用特殊的東西隱蔽着那決定個別主人公的生存的社會歷史背景，隱蔽着被描寫的世界的一致性。從蕭氏的小說中，

可以明顯看出登場人物的行動和特性跟整個社會的歷史發展的聯繫來。這就使我們可能更深刻地理解小說主人公的環境，心理與行動，同時又幫助更好地明瞭歷史事件的本身。因為這個原故，歷史學者A·謝斯達科夫教授寫道：「在『靜靜的頓河』與『被開墾的處女地』出版以前，關於現代哥薩克，我不曾有過清楚的觀念。蕭洛霍夫的小說爲我指明了頓河哥薩克的生活及其全部多方面性，介紹了哥薩克的風俗習慣，揭出了他們的特性與心理」。

「靜靜的頓河」中的故事，是在一個充滿歷史事件的，十分長久的時期內展開來的：從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直到內戰結束與頓河土地上白匪的肅清（約在一九二二年前）。這個時期以內，在我們人民的生活中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最主要的——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帝國主義戰爭和內戰的那些年份改造了哥薩克的生活習慣，急劇地改變了韃靼村居民的心理與生活。然而，就是在戰前，哥薩克的生活也並不是安樂太平的。在這小村莊的居民的生活過程中，已經演出了許多生活悲劇，大大小小的糾紛——且趨成熟的鬥爭的萌芽。緊張的，充滿騷擾的生活進行着：「在每一個用籬笆圍着的院子裏，在每一座房子的屋頂下，像鑽一樣旋轉着自己的，和別人不同的，充滿了血的，又苦又甜的生活：祖父格里沙愈來愈老，忍受着牙齒的痛苦；被羞恥壓迫着的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握住八字鬚，咬着牙根，暗自哭泣着；司契潘心裏懷着對葛利有加

的仇恨，夜間在睡眠中，常用鐵竿指撕那破被子；娜塔莉亞跑到小板房去，躺在牛糞堆上，顫抖着，把身體變成一團，爲自己的被人唾棄的幸福而哭泣；在市場上把一條小牛犢喝光了的賀里斯托尼亞被良心譴責着；被無限的預感和返回來的痛苦所折磨的葛利高里嘆着氣；柯克西妮亞愛撫着丈夫，用眼淚澆着那一時不能消滅的對他的憎恨。

哥薩克村莊及其生計矛盾的實情，便是這樣。但這些矛盾還不會尖銳化。村內絕大多數居民還相信「頓河軍」的唯我獨尊的地位，相信哥薩克階層制的堅固和公正。蕭洛霍夫以最大的具體性與明瞭性指出，頓河區雖有着階層統治的外表，但也存在着被壓迫者與壓迫者，一個民族內的「兩個民族」。這「兩個民族」的不可調和性並不是立刻就顯露出來的。在小說的開端，這些矛盾自然很少被強調，而只是表明了一下。這是歷史地的正確的。以後的幾部書却就一部甚過一部地揭示出哥薩克的階層統一的思想的虛幻了。

革命與內戰的年份終極地暴露了社會諸矛盾。永久的制度被推翻了。舊的事物在殘酷的鬥爭中死亡了，而新的生命和新的世界觀則正在爲着自己開闢着道路。「靜靜的頓河」的主人公們，就是這個鬥爭的參加者。蕭洛霍夫在若生的人的命運中體現了歷史。高爾基在自己的「一篇論文中寫過，舊的俄國文學作品會主要是在俄羅斯中原地帶吸取自己的

題材，「而不會去接觸頓河的，烏拉爾的，古班的哥薩克，完全未涉及『異族』，少數民族」。在這個意義上講，蕭洛霍夫是擴大了俄國文學的範圍。一個住着強壯的，輝煌的人們的新世界，在我們面前呈現出來了。

革命與戰爭的時代，是哥薩克歷史上的重要時期。本世紀初，哥薩克在俄國文學中佔了極重要的地位。蕭洛霍夫的小說，是哥薩克文學中的一部新傑作。它不僅是哥薩克文學的傑作，也是俄國文學的傑作。

蕭洛霍夫的小說，是哥薩克文學中的一部新傑作。它不僅是哥薩克文學的傑作，也是俄國文學的傑作。

這樣說來——這是一部關於哥薩克的小說。它不僅是哥薩克文學的傑作，也是俄國文學的傑作。

「靜靜的頓河」曾經獲得很高的評價和普遍的承認。那末，蕭洛霍夫的小說的力量究竟何在呢？他帶進俄國文學的新東西是什麼呢？這是個重要的和適時的問題。批評家的任務便是給它一個答覆。而這個答覆也得到了。一切談論蕭洛霍夫的文章與書籍的作者，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

他們所看到的新的東西是於在：「靜靜的頓河」——乃是俄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關於哥薩克的巨作。它不僅是哥薩克文學的傑作，也是俄國文學的傑作。

這種說法，在極其狹窄的意義上說，是正確的；誠然，小說的主人公們主要都是哥薩克；但我們以為小說的全部價值，就只在於它把哥薩克題材製成高度的藝術品——這就是片面地來理解它。

的內容，而根本的東西反被擠到次要的地位去了。結果由劇中，將大的人賦權，成爲蕭索裏豐富這裏，應當追憶一下高爾基的劇本，底層上的遭遇。當時，人們解釋說，這個劇本的成功，是由於作者給觀衆揭明了那新的，爲那時以前還爲大家所不知道的流浪者的世界。照批評家們的意見，高爾基是善於把流浪者的世界詩意化的，用這理由來解釋高氏作品的形象的力量。現在，就是中學生也不會這樣來談論高爾基了。主題窄狹的藝術作品的本身並不能感動讀者，倘作者不會於此而外，更加以廣大的，靈活的普遍化，倘不會觸及更廣泛的生活問題的話。如果蕭洛霍夫的特點主要只是一個天才的，頓河哥薩克的風俗誌專家，如果蕭氏忽略了哥薩克題材跟我們歷史生活的更廣泛的問題的聯繫，那末，從這裏發生關於蕭氏作品的地域限制性的意見，是十分自然的事。而普羅科菲耶夫，可以說不用鋪筆了。裏面的生活點點帶帶，都是些色澤，用並無

但作品的內容不能單只取決於表面的特徵。說一底層，乃是關於流浪者的劇本的那種瀟灑想法，是很少說明高爾基作品的內容的。因爲真正的藝術作品內所牽涉的問題，常常比主題的表面範圍來得寬廣。蕭。用畫來不其錯，蕭的小冊中的書畫的東西（本書的東西）像本然圖畫的味。

蕭的「靜靜的頓河」是一部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具有廣大的普遍意義的小說。可是，迄今爲止，對蕭洛霍夫還存在着一種意見，說他只是「一位地方性的區域性的題材的作家。例如，吉爾波丁同

是在「論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的論文裏寫道：「這小說中的『有機的』東西，顯然就是農民的和階層的因素。不僅是階層的，而且是地域性的」。固然，頓河哥薩克的階層特徵很容易變成地域性的特徵。但這決不是說，蕭氏小說中的有機的東西（本質的東西）就在於階層的和地域性的描寫。因爲蕭氏描寫的是革命事件，是人及其意識的改造，是我國某特定地區的鬥爭。關於頓

河題材的普遍性或窄狹性，可以說不用論爭了。這里的生活過程雖帶有特殊的地方色彩，但並無理由來減低蕭氏作品的廣大的普遍的意義。相反地，生活真理和歷史的真實全給小說的形象增添着特別的說服力。我們看到了活龍活現的人。他們的命運都富於極大的教育意義。自然，最輕便不過的就是算小說中人物的數目，而後宣稱：既然小說裏最多的是哥薩克，則它的內容自是描寫哥薩克的生活習慣的。這樣的分析原則，就是對那些不善於發現部分的生活現象與現象全體聯繫的，不能深究某特定時期的事實與長遠的歷史時代的過程之關連的無能爲的作家的作品來說，也是不適恰的。蕭洛霍夫所創作的『頓河區』的革命與內戰的畫圖，不僅是以地方性的材料來豐富着我們的知識。在地方性材料的概念中，就不能包括社會主義革命，內戰，人們的世界觀的改造等一般的極端重要的過程，就不能包括人們對自然界的態度，偉大的人類熱情，如像蕭洛霍

夫正確地描寫了的那樣。頓河區的社會鬥爭所採取的特殊形式，斷乎不會改變這鬥爭的基本內容。在頓河區，一如在俄羅斯的其餘各處，陳腐的事物被革命摧毀了，人們鬥爭了，受苦了，歡喜了。這里也跟一切地方一樣，既有過混沌迷誤的，也有過勝利地找到了真理的。蕭洛霍夫所敘說的，並非是關於遠古的過去和距我們很遠的人們，而是關於內戰期間我們俄國農民的事情。這里那有甚麼地域性呢？頓河區的小村莊和村的居民的命運，對我們說明着最重大的生活問題。

哥薩克，這些為中世紀生活習慣的特點所苦的人們，其在革命中的道路，要比俄羅斯中部的農民來得更複雜和曲折。然而，這個情況，反使舊制度的崩潰，使那想要抗拒這崩潰的人所遭到的困難，和當革命與內戰的年代在勞動者的意識與生活中所產生的巨大進步——使這一切能夠以更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在我們面前顯明地描出了整個的歷史時代。蕭洛霍夫抱着極大的勇氣來記述鬥爭及其殘酷性。

哥薩克新兵在戰鬥中死亡了。——這個生著勁嫩的大手的大孩子騎着，緊着耳夾，細的還未成年的頸頸上開始有了喉頭。把他送回故鄉去，埋在墳墓裏，他的祖父和曾祖就是在這兒腐爛掉的。他的母親迎着他，拍他手，向他死人說個不停，從白髮的頭上撕下髮辮來。——同時在莫斯科省或者在月亞特斯克省，在某一個被蘇維埃大俄羅斯所遺忘的村莊中，一個

紅軍的母親，得到了兒子，在爲了使勞動人民從剝削者……壓榨下解放出來，和白衛軍所進行的門爭中陣亡」的消息，便開始號啕起來，痛哭起來。自苦痛的懷念包圍住母親的心，憂鬱的眼睛流著眼淚，每天地，永遠地，直到死，她都記憶着那個她曾經在胎中懷過的人，曾經在血污中和女人的痛苦中生出來的人，記着那個陷入在神秘的頓河區的敵人手中的人……

蕭洛霍夫的小說令人清楚地感到歷史和改造世界的最偉大的事件的進程。在「靜靜的頓河」中許多主人公中，呈現着五花八門的人類意識的類型，從施托克曼的前進觀點起到潘苔萊·普羅列菲耶維支·麥列霍夫的有產者的守舊主義止。蕭洛霍夫在自己的小說中幾乎沒有超出過頓河區的範圍。但他既然在這裏描繪着革命鬥爭和改造舊社會的困難之最重要的關鍵，從而這種描寫就抓住了農村革命的很多極端緊要的過程和人的革命改造的複雜性。農民在革命中的路線乃是社會主義革命最本質的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在農民羣衆中獲得強大的同盟軍，用卡爾的話來說，就是變得這樣的「合唱者，若沒有他，那末，在一切農業國家中的革命的獨唱就要變成臨死的哀歌了」。

蕭洛霍夫在描述哥薩克時，曾指明了很多爲理解農民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內戰中的路線所必需的因素。即此一端，就足以駁倒那說蕭氏的題材的地方性的錯誤見解了。但這還不够。蕭洛霍夫

的小說的主題和題材還要廣泛得多：它們具有普遍的意義。「靜靜的頓河」的主人公們應當獲得更正確更全面的了解。米海依勒·珂西沃依悄悄地對阿列克塞·別石尼克說：「——奇怪的生
活，阿列克塞！……人們像瞎子一樣摸索着走，人們聚起了又分散開了，有時這個踐踏那一個：……你就這麼生活在死亡的附近，要變野蠻了，這麼麻煩是為什麼？據我的意見，世界上，再沒有比人們之間的關係更可怕的了，你怎樣也不能把它透底明瞭……現在我和你躺着，可是並不知道你在想什麼，而且絕對不能知道，在你身後生活怎麼樣——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也許，我想馬上把你殺死，可是你還要我把乾糧給我，在什麼也不疑惑……人們對於自己知道得很少。夏天我會到過軍醫院。一個步兵和我並排躺着，是莫斯科人。他總是這麼驚奇，企圖知道哥薩克們是如何生活，這輛和那輛的。他們以為——哥薩克是有一道籬垣的，以為——野蠻的哥薩克，玻璃瓶子是他的靈魂，但是他們也是那樣的人哪：也是那麼喜愛女人和親近姑娘，為自己的苦惱而痛苦，別人的愉快不一定我們就高興……」

我們有些批評家常令人想起這位以爲哥薩克「玻璃瓶子是他的靈魂」的步兵。他們大驚小怪地發覺了，原來哥薩克也有人的感情，也有愛的能力，也會苦痛，會懷疑的。他們每像十八世紀末葉的作家們一樣——那時，這些作家一接近現實的真理，便發覺，「原來庶民們也會感覺的

「於是，文學界許多蕭洛霍夫的「崇拜者」，便於俄國批評史上別開生面，他們只景仰哥薩克的精神、歷史和生治習慣的不同凡響，而不會在小說「靜靜的頓河」中注意到更廣泛的問題和普遍的意義，以及那遠遠超出頓河區範圍以外的思想。蕭洛霍夫確曾豐富了我們對一般歷史和生活理解力，他以很大的力量指出：「數百萬和數千萬人的習慣的力量——是最可怕的力量」（伊里奇）。克服羣衆千百年來生活惰力，克服各種成見和落後的生活意識——這就是擺在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的最大的歷史任務。

蕭洛霍夫以自己的主人公爲例，用藝術形象來揭明了積年累月的習慣的力量。哥薩克的成見妨礙了葛利高里·麥列霍夫發揮自己的自發的民主同情心。在葛利高里的意識中會具有接近新的世界觀的前提，但它們却被舊勢力，被那周圍的制度所培養出來的習慣力壓倒了。習慣力也是其他無數悲劇的原因：它毀了葛利高里·麥列霍夫和「靜靜的頓河」的其他許多人物。意識的頑固性及其與前進歷史力量的運動相較時的落後性，曾經引起了多少的動搖，災難，苦痛啊！描寫可怕的習慣力量——便是小說「靜靜的頓河」的重要主題之一。誰能够說，這是狹隘的主題或只有地域（頓河的）意義的主題呢？毫無疑義地——人們在偉大歷史運動的烽火中的精神改造，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藝術的基本主題。勞動者的社會主義再

教育的任務，人們對勞動與社會的新的態度的建立，有着頭等的意義，因為，要是在羣衆的意識中沒有根本的改變，社會主義建設就不能成功。從而羣衆意識的改造就成爲蘇維埃藝術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

蕭洛霍夫的真正主題——這就是建立人們的新的意識的主題。建立這種意識的歷史困難和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所獲得的極端偉大的勝利，都被說明過了。蕭洛霍夫所描出的畫圖，使我們可能更好地來理解在羣衆的社會主義教育事業中所達到的成功的偉大。頓河的生活習慣的記述並未引起蕭氏的注意，他並未把這記述當作目的本身，引起他注意的却是另外一些更本質的迫切問題——關於這一層，「被開墾的處女地」更予以肯定了。「靜靜的頓河」第三部於一九三三年出版後，作者就暫時停止寫作這部小說：他決定把蘇維埃頓河區描述一下。「被開墾的處女地」繼續着小說「靜靜的頓河」的創作任務。假如說蕭洛霍夫在「靜靜的頓河」中描述的是革命與內戰時代在哥薩克的生活和意識中所引起的激變，那末，在「被開墾的處女地」裏面，他就揭明了在頓河各村莊中如何發生那一照其結果來說是與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革命大變革有同等意義的……最深刻的革命大變革」。他正確地敘述着我們時代的偉大事業。蕭氏在「靜靜的頓河」中，對於人民大眾接近前進歷史意識的道路的複雜性，曾予以深刻的表露。作者描繪着，在帝國主義戰爭、

社會主義革命和內戰的時代，對現實的舊的理解法消滅了，新的理解法產生了。葛利高里·麥列霍夫形象的重要，首先就在於，他乃是新興勢力跟舊的傳統的鬥爭之活生生的體現；但這個鬥爭對於麥列霍夫是以悲慘的局面收場的。葛利高里的傾向，並不是他的個性軟弱的結果；倘若不是這樣的話，那在我們面前的就不是一個悲劇的主人公，而是通俗歌劇的主人公了。不是的，葛利高里乃是堅強有力的，生龍活虎般的勇敢的人。他的命運表示着那阻礙他接近真理的力量之巨大。這種力量可以說是非並白衛軍而是葛利高里一直用負到底的舊的習慣與觀念的重荷。

五

在小說的最初幾章裏，出現在我們眼前的葛利高里是一個樂天的，無憂無慮的青年。他充滿着自發的力量，他的眼光是勇毅的和富於信心的。蕭洛霍夫溫暖地，愛撫地敘述着葛利高里的青年時代。那造成他的特性的時代與環境都被詳盡地揭明了。作者之對主人公的青年期加以極大的注意，爲的是要指明他的性格的矛盾性的根源。在這一點上講，小說本身的創作史是極可注意的。當初，蕭洛霍夫原擬把小說從國內戰爭寫起，並加寫一些關於珂爾尼洛夫叛亂的片斷。但以後